

經史百家簡編

卷一

商務印  
書館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學部  
審定

蔡振編  
中學修身教科書

五冊  
每冊  
五分

此書原本我國古聖賢道德之要旨參取東西倫理學大家最及家族社會國家秩序井然有條不紊立學部評語云此書說大儒致根於聖經諸儒學說參以西哲緒言復能融會貫通徵諸實驗以肆其發揮深淺合法於中學程度亦尚合宜應准作為中學堂教科書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 國 倫 理 學 史

洋裝  
布面

定價  
一元

蔡 振 編

是編凡分三大時期第一期秦創始時代第二期漢唐繼承時代第三期宋明理學時代而以本朝之黃黎洲戴東原俞理初三君之學說附焉神州四千年來倫理學之系統盡具於斯窮源竟委言簡而該無論中學堂師範學堂皆為適用之書允宜購備

經史百家簡編序目

自六籍燔於秦火，漢世掇拾殘遺，徵諸儒能通其讀者，支分節解，於是。有章句之學。劉向父子，勘書祕閣，刊正脫誤，稽合同異，於是。有校讐之學。梁世劉勰，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褒貶前哲，其後或以丹黃識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前明以四書經藝取士，我朝因之，科場有句股點句之例，蓋猶古者章句之遺意。試官評定甲乙，用朱墨旌別其旁，名曰圈點。後人不察，輒仿其法，以塗抹古書，大圈密點，狼籍行間。故章句者，古人治經之盛業也，而今專以施之時文圈點者，科場時文之陋習也。而今反以施之古書，末流之遷變，何可勝道。惟校讐之學，我朝獨爲卓絕。乾嘉間，巨儒輩出，講求音聲，故訓校勘，疑誤冰解，破度越前世矣。咸豐十年，余選經史百家之文，都爲一集，又擇其尤者四十八首，錄爲簡本，以貽余弟沅甫。沅甫重寫一冊，請余勘定，乃稍以己意分別節次，句絕而章乙之間，亦釐正其謬誤，評隲其精華，雅與鄭並奏，而得與失參見，將使一家昆

弟子姓啟發證明不復要塗人而強同也。曾國藩識。

箸述門 三類

論箸類 著作之無韻者經如洪範大學中庸樂記孟子皆是諸子曰篇曰訓曰  
覽古文家曰論曰辨曰議曰說曰解曰原皆是

詞賦類 著作之有韻者經如詩之賦頌書之五子作歌皆是後世曰賦曰辭曰  
騷曰七曰設論曰符命曰頌曰贊曰箴曰銘曰歌皆是

序跋類 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經如易之繫辭禮記之冠義昏義皆是後世  
曰序曰跋曰引曰題曰讀曰傳曰注曰箋曰疏曰說曰解皆是

告語門 四類

詔令類 上告下者經如甘誓湯誓牧誓等大誥康誥酒誥等皆是後世曰誥曰  
詔曰諭曰令曰教曰敕曰璽書曰檄曰策命皆是

奏議類 下告上者經如皋陶謨無逸召誥及左傳季文子魏絳等諫君之辭皆

是後世曰書曰疏曰議曰奏曰表曰劄子曰封事曰彈章曰牋曰對策皆是

書牘類 同輩相告者經如君奭及左傳鄭子家叔向呂相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啓曰移曰牘曰簡曰刀筆曰帖皆是

哀祭類 人告於鬼神者經如詩之黃鳥二子乘舟書之武成金縢祝辭左傳荀偃趙簡告辭皆是後世曰祭文曰弔文曰哀辭曰誄曰告祭曰祝文曰願文曰招魂皆是

記載門 四類

傳誌類 所以記人者經如堯典舜典史則本紀世家列傳皆記載之公者也後世記人之私者曰墓表曰墓誌銘曰行狀曰家傳曰神道碑曰事略曰年譜皆是敘記類 所以記事者經如書之武成金縢顧命左傳大戰記會盟及全編皆記事之書通鑑法左傳亦記事之書也後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是然不多見

典志類 所以記政典者經如周禮儀禮全書禮記之王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

北宮錡章皆是史記之八書漢書之十志及三通皆典章之書也後世古文如趙公救菑記是然不多見

雜記類 所以記雜事者經如禮記投壺深衣內則少儀周禮之考工記皆是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遊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

姚姬傳氏之纂古文辭分爲十三類余稍更易爲十一類曰論箸曰詞賦曰序跋曰詔令曰奏議曰書牘曰哀祭曰傳誌曰雜記九者余與姚氏同焉者也曰贈序姚氏所有而余無焉者也曰敘記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無焉者也曰頌贊曰箴銘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詞賦之下編曰碑誌姚氏所有余以附入傳誌之下編論次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遠後之君子以參觀焉

村塾古文有選左傳者識者或譏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錄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

臣耳焉敢知國將可乎哉余抄纂此編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爲歸無所於讓也姚姬傳氏撰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說以爲史多不可勝錄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錄漢書至三十八首詔令類中錄漢書三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錄乎余今所論次采輯史傳稍多命之曰經史百家雜鈔云

姚氏纂古文辭至七百餘首之多余鈔錄又加多焉茲別選簡本僅得四十八首以備朝夕吟誦約而易守并鈔一冊與沅甫弟同收温故知新之益咸豐十年四月國藩記

孟子孔子在陳章

莊子養生主

韓愈原道 伯夷頌

以上論箸類

詩七月

楊雄解嘲

班固兩都賦

蘇軾赤壁賦

以上詞賦類

易下繫十一爻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韓愈張中丞傳後序

曾鞏先大夫集後序

以上序跋類

書呂刑

漢文帝賜南越王趙佗書

司馬相如喻巴蜀檄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以上詔令類

書無逸

賈誼陳政事疏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諸葛亮出師表

以上奏議類

左傳叔向貽子產書

魏文帝與吳質書

韓愈與孟尚書書 答李翊書

以上書牘類

書金縢册祝之辭

屈原九歌

韓愈祭柳子厚文 祭張員外文

以上哀祭類

史記伯夷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上卷  
終

漢書霍光傳

韓愈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

歐陽修瀧岡阡表

王安石王深甫墓志銘

以上傳誌類

左傳秦晉韓之戰

通鑑赤壁之戰

韓愈平淮西碑 柳州羅池廟碑

以上敘記類

書禹貢

史記平準書

歐陽修五代史職方考

曾鞏越州趙公救災記

以上典志類

周禮輪人輿人梓人匠人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

歐陽修豐樂亭記

曾鞏宜黃縣學記

以上雜記類

經史百家簡編卷上

湘鄉曾國藩纂 胞弟國荃審訂

箸述門 三類

論箸類

孟子孔子在陳章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狂以上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

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以上鄉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以上鄉原之可惡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莊子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解。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

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軫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

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 韓愈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孳孳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

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

以上言道德不能去仁義而言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



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以上言聖人多方備。患而後人類不滅。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

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

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

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

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以上言明

君臣父子之倫。而後人與人相安。帝之與王。其號雖殊。而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

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

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以上申明備。患一節之意。傳曰。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

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